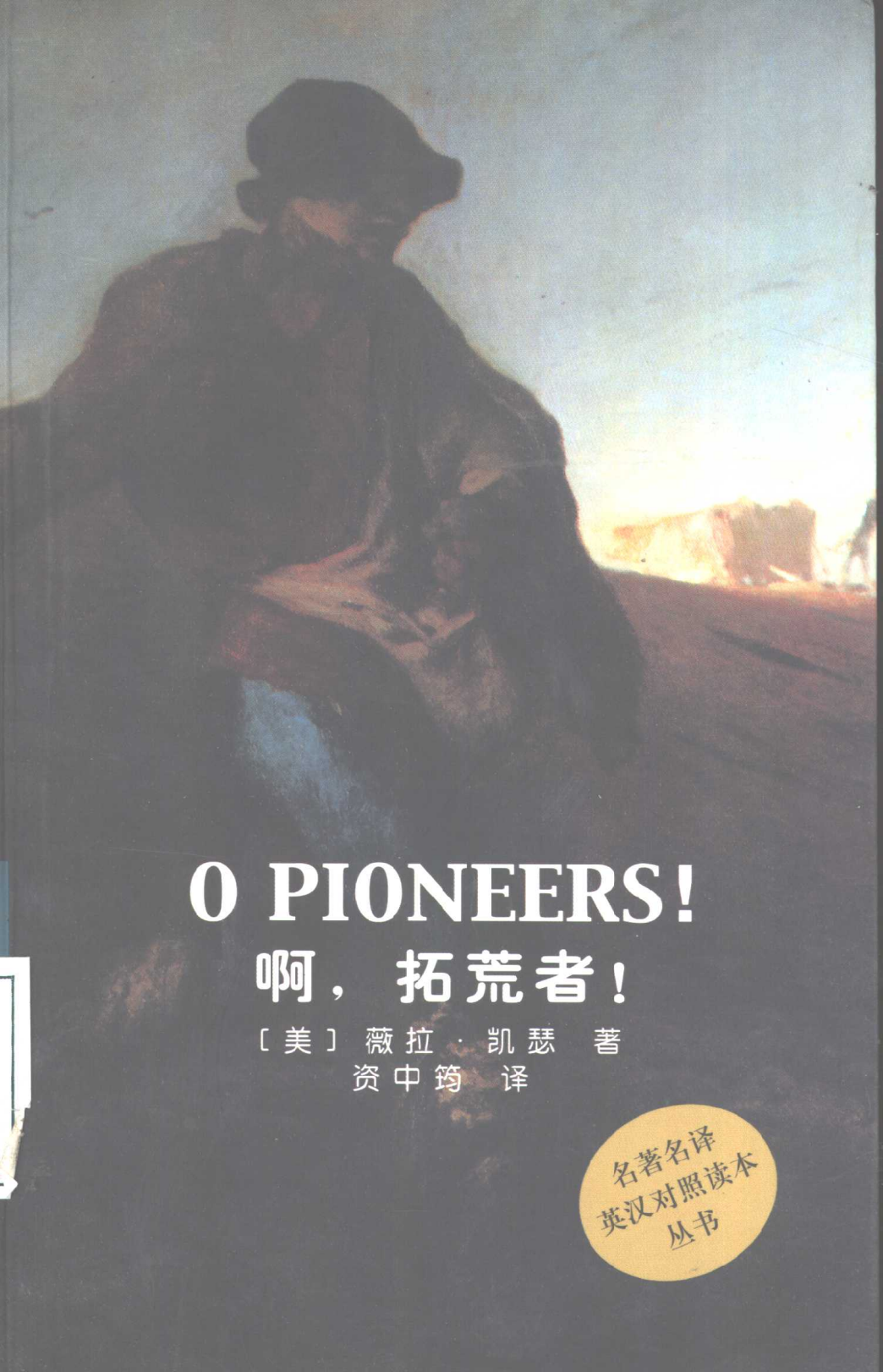




O PIONEERS!

啊，拓荒者！

[美] 薇拉·凯瑟 著
资中筠 译

名著名译
英汉对照读本
丛书

名著名译英汉对照读本

O PIONEERS!

啊，拓荒者！

〔美〕薇拉·凯瑟 著

资中筠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京)新登字 00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啊,拓荒者! / (美)凯瑟著;资中筠译.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 1

(名著名译英汉对照读本/苏福忠主编)

ISBN 7-02-003564-7

I. 啊… II. ①凯…②资… III. 英语-对照读物, 小说-汉、英 IV. H319.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6955 号

责任编辑:苏福忠

责任校对:杨 康

责任印制:张文芳

啊,拓荒者!

A Tuohuangzhe

(美)凯瑟 著

资中筠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北京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05 千字 开本 850 × 1092 毫米 1/32 印张 10.75 插页 2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000

ISBN 7-02-003564-7/I·2714

定价 12.00 元

前言

这套丛书的名字比较长：名著名译英汉对照读本。还应该长一点才更准确，比如叫做“名著名译英汉对照翻译教程读本”，因为这更接近我们费尽周折编出这套书的全部用意和目的。下面简单地说明一下。

名著。外国文学名著成千上万，按说选出十种八种，做成英汉对照读物，奉献给读者，不应该是难事。但凡事怕讲条件。英汉对照读物不宜太长，最好在七、八、九万字的篇幅；体裁要丰富，至少戏剧、长篇和短篇小说要照顾到；英语难易要兼顾，各个时期尽量不漏，写作风格多样化；译文优秀，确实可以作为翻译教程式的读本……这么多条件相加，名著挑选起来就有相当难度了。多亏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十多年来出版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丰厚积累，虽然花费了不少力气，但结果相当令人满意。且看我们所选作品的书目：剧本有《哈姆莱特》、《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和《理想丈夫》；长篇小说有《名利场》和《简·爱》；中篇小说有《伊坦·弗洛美》、《黑暗的心》和《啊，拓荒者！》；短篇小说有《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和《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三个戏剧。流传下来的优秀戏剧作品是西方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阅读西方文学作品，必须阅读优秀的戏剧作品。另外，戏剧是西方文学的重要形式之一。在小说形式没有出现之前，戏剧是文艺创作中最具包容量的形式。小说出现后，戏剧除了不断丰富自己，仍然保持着所有文艺创

作形式所无法取代的优势,那就是舞台演出。小说可以朗读,但是没法在舞台上演出。要想登台演出,还得改编成剧本。因此,戏剧仍然是阅读的主要对象。《哈姆莱特》不仅是莎士比亚的扛鼎之作,也是所有剧本中的公认代表之作,其深度、广度和厚度,只有亲自阅读才能领会。莎士比亚是戏剧发展史上的一座山,后来者只有仰望的,没有叫板的,偏偏出了个萧伯纳要与他试比高低。萧发愤读书(包括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全部),勤奋写作(共写了五十余部),政治上创办“费边社”。莎士比亚有个名剧叫《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写古罗马人的人性和爱情。萧说,不,古人更喜欢政治,不信你看我写的《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后者也成了名剧,还拍成了电影,成为电影经典。才子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却说,爱情和政治都重要,唯美主义更重要,我来写一出唯美剧本《理想丈夫》让你们看看。于是,《理想丈夫》集爱情、政治讽刺与社会风俗于一体,上演时轰动一时,也成了名剧。

长篇。为了适合英汉对照,我们只能选长篇小说名著的完整章节。我们选了萨克雷《名利场》中的八九万字,首先是因为这部作品在西方文学史上具有独一无二的地位,其次是因为这个译本已经成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范本。所选的几章当然是其中最精彩的,完全可以当做短篇小说看,却又大体上窥见了全书中的几个主人公。萨克雷生前十分走红,许多后起作家都对他十分仰慕,夏洛蒂·勃朗特就是他的追星族,醉心文学,终写出一部《简·爱》献给他,勃朗特也从此成名。

三个中篇。实际上,英语文学里没有中篇小说这个明确概念。三四万字的短篇仍视为短篇,五六万字的作品就可以算作小长篇了。这里所选的三个中篇分别在八、九、十

万字,已经是名副其实的长篇了。康拉德的《黑暗的心》是公认的二十世纪文学经典,剥葱皮一样把殖民主义者的心态一层层刻画得淋漓尽致,其影响之大,先是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直接触动著名诗人托马斯·艾略特写出了《荒原》,后又在八十年代造就了轰动全球的电影大片《现代启示录》。美国心理派女作家伊迪丝·华顿以特有的细腻和力量,在她的最负盛名的《伊坦·弗洛美》里,写出了当初美国从农业国转向工业国的物质问题和道德问题。《啊,拓荒者!》,美国女作家薇拉·凯瑟的名篇,把美国人务实而浪漫的民族性,写得令人心潮澎湃。

最后是两位在中国读者群里最有声望的美国作家——马克·吐温和欧·亨利——的短篇小说选。马克·吐温的幽默讽刺和欧·亨利的巧妙构思,使他们跻身于世界文坛。我们选收时尽量照顾他们的创作特色,例如马克·吐温的《百万英镑》和《败坏哈德莱堡的人》,欧·亨利的《麦琪的礼物》、《最后的常春藤叶》、《警察与赞美诗》,等等。

名译。“名译”的基点是译作出版后,经过一段时间考验,已经得到读者和专家的认可。大部分名著出自名家之手,如朱生豪、吕叔湘、杨宪益、杨必、张友松、黄雨石,自然算得上“名译”了。不过,这套丛书还特别强调了解放以后文学翻译的历史与传统,变化与取向。解放前的文学翻译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虽然不乏优秀的翻译作品,但是自由发挥随意删改的译风也确实存在,甚至在一些翻译作品中相当厉害。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在出版翻译作品方面扮演着独此一家别无分号的角色。经过几代外国文学编辑的努力、编辑、修订,因此留住了一批解放前的翻译作品,如朱生豪的《莎士比亚戏剧集》,吕叔湘的《伊坦·弗洛美》,徐霞村的《鲁滨孙飘流记》,等等。更重要的是通

过淘汰、修改和碰撞,翻译界渐渐产生共识,形成了一种认真、严谨、准确、精当的译文标准取向,与当代白话文更加接轨了。读者通过每一种书的千把字的“翻译谈”,完全可以体会到这种变化的历史。

在这十种翻译作品里,《哈姆莱特》、《伊坦·弗洛美》、《名利场》可归为一类。它们更注重段落的信息,有时不惜打乱一点句序,力求更传神,更口语化,更接近白话文小说的味道与表达。译者能做到这点,靠的是雄厚的英文和汉文底子,尤其汉文。《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是一种游刃有余的翻译,两种文字都照顾得很好;杨宪益、朱光潜、杨周翰、潘家洵,都算得上这种优秀的翻译的代表。《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的翻译,是一种更容易反应作者写作风格的译文。《简·爱》是目前英语作品之中汉译版本最多的。吴钩燮的译本是较早的,超过了过去的译本,后来的译本又无一可及,从此不难看出翻译不是谁都能做好的。《欧·亨利短篇小说选》、《啊,拓荒者!》、《黑暗的心》和《理想丈夫》则代表了今后译文的走向。

英汉对照。译家和编辑有一句大白话:译文和原文对不上(或对得上)。这话往往代表一种翻译的优劣标准。这个系列的所有翻译都是“对得上的”,尽管程度上会出现差别。但是读者在对照英文和汉文的时候,一定要琢磨一下,消化一下,发现有“对不上的”也切不要立即下结论,最好回头看看书前的那篇千把字的“翻译谈”,然后再下结论。你这样做了,无论发现什么结果,都会产生一种意想不到的飞跃,英文的和中文的。

读本。既然是读本,首先考虑的是为读者服务。无论英文中文,均有难易之分。按我们的设想,先读短篇,而后中篇,然后长篇,最后是戏剧。但是如果你只读英语,参考

译文,那么先读戏剧里对话倒是一个提高英语理解的有效
的捷径。

另外,前边说过,我们的这套书应该叫做“翻译教程读
本”才更尽其意。曾看过几本类似翻译教程的著作,我看都
是误人子弟。因为他们都竟敢告诉读者从句怎么译,复句
怎么译,什么介词怎么译,什么主谓宾怎么译……天哪,真
敢说敢写啊!但是,我们知道,许多优秀的译家都承认他们
从优秀的译本中获益颇多,翻译的经验和感受很重要,例
如,“关键是‘信’‘达’”,“务使作者之命意豁然呈露”,“一仆
二主”,“五点谈”,“首要原则是忠实,并力求神似”,“学会表
达”,“拉住两个朋友的手”,等等,都在每一读本的前面作了
具体而珍贵的详述。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称为翻译教程的
话,这些类似“翻译谈”的东西才当之无愧。

最后是一点点礼物:每本书的封底给读者准备了一段
精彩的英语,你读读看,译译看,找找译文对照看,看你会发
现什么?

苏 福 忠

2001年8月1日

首要原则是忠实，并力求神似

我始终认为翻译首要原则是忠实于原著。常听说好的翻译作品是“再创造”，我的理解就是使原著最接近完美地再现于另一种文字，而不是任己意加以发挥和增删，否则是改写而不是翻译。做到这点并不容易，需要高度敬业精神和对读者的尊重。坊间许多粗制滥造的“译著”，就是在“唬”不懂外文的读者，完全经不起与原文核对。当年鲁迅提倡“硬译”，固然是矫枉过正，使得他自己有些译文可读性差，但也是出于对这种欺世“唬”人的现象深恶痛绝。为忠实计，非不得已最好不要从其他文字转译。这道理不言自明。我国早期译作多从第三种文字转译，这是当时的条件所限。现在英语有成为世界语的趋势，惟其如此，更应该尽可能避免从英语转译他国作品。中国人要了解世界各国的思想文化不应完全通过英语民族的视角和诠释。

即使在极端认真负责的前提下翻译，还是会有许多陷阱：一是貌似文字忠实，实际语气、重点大相径庭。正如中文“屡战屡败”和“屡败屡战”意思相反，外文的重点也表现在语句的次序中，而且与中文次序往往相反。常见的通病是按字句顺序照搬，结果重点错位；二是有些外文成语或一般语句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中文成语，但是实际内涵并不相吻合，在这种时候必须忍痛割爱，宁可直译，否则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我见到充满四字成语、似乎非常“中文化”的译

文往往不大信任,偶然找来原文一对,果然多有牵强附会;三是望文生义。这主要来自对作者和原著的历史背景或文化渊源不够熟悉。我译巴尔扎克《公务员》时就犯过这种错误。巴氏作品的法文本并不太难,其难译处在于充满典故和隐喻,涉及面极广。而且虚虚实实,有的是真实的历史人物和事件,有的就是他自己作品中创造的,信手拈来皆成文章,就苦了译者。我尽管下了很大功夫查阅词典、文献,还是不免因孤陋寡闻而望文生义,因一字的背景没有弄清楚,整句话意思满拧。再版前拿到有详细注释的法国《七星文库》版重新核对,才恍然大悟。好在还有机会改正错误,以后收入全集一再重版的是经过改正的,不致谬种流传。

强调忠实,并不等于主张硬译,中文通顺可读当然是必要的。事实上中文如果佶屈聱牙,很难忠实再现原著。特别是文学作品,原作者的文字修养当占相当分量。所谓忠实,不仅要“形似”,而且要“神似”,就是要把原著的风格、味道传达出来。当然,每一种语言都有其不可言传的奥妙。前几年有一部影响颇大的电视剧《孽债》,原版是沪语。后来又放映普通话版,我发现一些特别生动的上海话在北京话中还真找不出味道完全相同的词儿。一国的方言尚且如此,何况文化历史相距甚远的两国语言。所以,只能求最大限度的近似,这就为译者发挥才气留有空间。翻译学术著作与文学作品当然要求不同,前者只要求达意,不要求文采。但是达意也至少要中文像中文。自改革开放以来涌现出大量西方学术译著,不免“萝卜快了不洗泥”,其中有些简直不知所云。而原著有些虽然也文字晦涩,但因逻辑通顺,还是可以读懂的。像这种情况,译者的外文程度,甚或基本的中文写作能力,都可置疑。这是真正的“唬”外行,特别是

误导青年读者。

至于文学翻译,对文风的要求就更高些。在这里“达”与“雅”是一致的,只是“雅”的标准不是划一的。首先,语言习惯随时代而变,例如严老夫子当年认为非要用好样的古文译书才算“雅”,才能为当时的士大夫所接受;又如同样是白话文,二三十年代有些表达方式就不符合今天的习惯,所以有些名著有重译的必要。还有,译者固然有自己的文风,但是最好尽量与原著靠近。译者翻译风格迥然不同的作者的作品,却永远是同一译者自己的风格,不能算是成功之作。例如原著语言朴实简练,翻译就不宜用华丽词藻;原著文字典雅优美,翻译应以美文对之;小说人物身分不同,语言更有文俚之别,语气更是随个性而千变万化;西方的著作也有时代特色。我常觉得有些十七、十八世纪英国小说也许适合以半文言或章回小说的文体翻译。不过这需要译者的汉文有深厚的修养,否则会弄巧成拙。我一向反对写欧化的中文,翻译也是如此。汉文独特的魅力在翻译中应该可以发挥出来,但是又有一定的限度,过分追求“本土化”容易以辞害意,有损对异域氛围的传递。

最后谈到《啊,拓荒者!》。从表面上看,这本小书应该是比较容易翻译的:文字明白晓畅,既无生僻字词,又无深奥典故,但是一落笔,每一句都费斟酌。难就难在“神似”上。薇拉·凯瑟的文字简洁、凝炼,而又十分优美、蕴藉,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美文,很多篇章可以选为英语写作范文。她特别善于写景,而且寓情于景。书中有多处以简短的笔触描绘出情景交融、美不胜收的画面。整篇小说有一种独特的情调:几分苍凉、几分野性,而贯穿始终的是孕育着无限生机的美,是大自然与人的创造融为一体的美。正因为作者的文字简朴、含蓄,添一分嫌长,减一分嫌短,译文也必

须掌握分寸,力避过与不及。这些都使我搜索枯肠,每每自叹功力不逮。特别难译的当属卷首的那首诗。全书的精神风貌和内在的美都包含其中。我曾经试图用类似古乐府的、比较自由的五言诗体,但是总觉得情调、时代感都不对头,结果还是改用今体白话诗,是否成功,有待读者评判。

以上只是我所向往的译作的境界,当然总是力不从心的。如果中文读者也能在某种程度上感受到我读原文时获得的美的享受,我将感到欣慰。

资 中 筠

2001年7月

名著名译英汉对照读本

《哈姆莱特》

[英] 莎士比亚 著 朱生豪 译

《凯撒和克莉奥佩特拉》

[英] 萧伯纳 著 杨宪益 译

《理想丈夫》

[英] 王尔德 著 文心 译



《名利场》

[英] 萨克雷 著 杨必 译

《简·爱》

[英] 勃朗特 著 吴钧燮 译

《伊坦·弗洛美》

[美] 华顿 著 吕叔湘 译

《黑暗的心》

[英] 康拉德 著 黄雨石 译

《啊，拓荒者！》

[美] 凯瑟 著 资中筠 译

《马克·吐温短篇小说选》

[美] 马克·吐温 著 张友松 译

《欧·亨利短篇小说选》

[美] 欧·亨利 著 王永年 译

A Series of Fine Translation
of Classics

HAMLET

William Shakespeare

CAECER AND CLEOPETRA

Benard Shaw

AN IDEAL HUSBAND

Oscar Wilde

JANE EYRE

Charlotte Brontë

VANITY FAIR

William Thackeray

ETHAN FROME

Edith Warton

HEART OF DARKNESS

Joseph Conrad

O PIONEERS

Willa Cather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F MARK TWAIN

Mark Twain

SELECTED SHORT STORIES

O' HENRY

O' Henry

CONTENTS

PART I

The Wild Land, 4

PART II

Neighboring Fields, 82

PART III

Winter Memories, 200

PART IV

The White Mulberry Tree, 224

PART V

Alexandra, 292

目 次

第一部	荒原	5
第二部	邻土	83
第三部	冬忆	201
第四部	白桑树	225
第五部	亚历山德拉	293

O PIONEERS!

啊，拓荒者！

Those fields, colored by various grain!

—MICKIEWICZ

好一片田野，五谷为它着色！

——密茨凯维支

To the memory of

SARAH ORNE JEWETT

in whose beautiful and delicate work

there is the perfection

that endures

纪 念

萨拉·奥恩·朱厄特

在她瑰丽而精致的劳作之中，蕴含

着经久不衰的完美境界